

## 个人意见

艾哈姆·艾哈迈德:  
永不停止地歌唱

持续四年的战争使得叙利亚大马士革郊区的巴勒斯坦耶尔穆克难民营陷入水深火热，像这一地区的其他难民营一样，耶尔穆克在造反派与政府军的交火中成为一片废墟。由于政府军的围困，没能逃走的难民面临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的威胁。一年来，盲人艾哈姆·艾哈迈德在废墟中用钢琴和歌声讲述叙利亚的战争往事。

“我不知道该怎样帮助我的同胞，所以我决定把钢琴搬到街上，弹琴唱歌鼓舞大家。我想让全世界知道，耶尔穆克人只是和他们一样的平民，我们和他们一样赞美音乐，热爱音乐，和他们一样希望生活在和平当中。”

艾哈迈德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小提琴家和乐器制造师傅，“虽然他也是盲人，但我以他为豪。是他教会我音乐，鼓励我做出这个决定。尽管他现在年老体迈，还忍受着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但仍在我演奏会上伴奏小提琴。”

“开始时围观的人都用看热闹的眼光看待这件事，但后来难民营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我的演奏。歌声感染了每一个耶尔穆克人，因为歌里讲述了他们每天的经历：肆虐的疾病，稀缺的药和食物，甚至是在垃圾里翻找可以果腹的东西。”

“伊斯兰军队阻止我们演奏，有时候他们说音乐是禁忌，但是我们会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的音乐可以被所有人听见，可以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演奏团队不为叙利亚政府军所容。上周，创始成员之一默罕默德·塔米姆被逮捕，艾哈迈德的哥哥阿拉也被收监。

然而，艾哈迈德坚持认为他有义务继续演奏：“我们的音乐是为了唤起世界的良知，上百人因饥饿而死亡，而这些人仅仅是一部分！我将难民营里发生的景象传递出去，我为忍受饥荒的难民歌唱，为无家可归的人们发声。整个耶尔穆克演奏团将永不停止地歌唱，歌唱，歌唱！”

他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全世界派遣代表团来到此，代表团来了又走。他们不断作出承诺，就在我的人民死亡的时候……”

据世界邮报



本报见习记者 唐园园 实习生 李佳融 编译

穆尼尔：  
几何有无限的可能性

近日，一场名为“无限可能性”的综合性展览正在美国古根海姆博物馆进行，展示的是90岁伊朗艺术家穆尼尔从1974年到2014年的作品。让穆尼尔闻名世界的，是她用几何形状将伊朗传统图案与西方抽象主义相结合，创作了一件件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品，尤其是在镜子浮雕和绘画方面。

穆尼尔说，几何图形有无限的可能性，是她艺术创造的基础。

“1966年，在参观伊朗查拉库圣庙时，我看着那高高的天花板、穹顶和精美绝伦的玻璃马赛克，发现那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剧院：穿着各种式样衣服的人们进进出出，祈祷、哭泣，而所有这些都从屋顶镜子反射出来。太美丽、太壮观，我在那儿哭得像个孩子。我对自己说，我必须做出像这样的东西，做出人们能挂在家里的东西。”

“自从16世纪开始，伊朗圣祠里面就用玻璃马赛克来装饰。当我创作时，所有这些都在我心中。我从这些图形中吸取了一些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想象。我试着创造新的东西，不自我重复，尤其是现在我已经这个年龄了。”

“人们可以用这些还没有被艺术家发现的形状，创造出许多不同的设计。我只接触了几何学很小的一部分，只通过雕刻和绘画探索其可能性。对于年青的一代来说，还有很多未知的探索。”

据卫报、赫芬顿邮报等



如果你来到位于日本南部四国岛的名顷村，会惊讶地发现一群真人大小的稻草人偶。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或挤在农舍的角落里，或坐在篱笆和大树旁，或站在废弃的公共汽车站前，栩栩如生，却衬托得村子愈加荒芜。虽然“稻草人村”的制作者绫野月见让这个小村暂时热闹起来，但这一现象背后，却是日本乡村消亡的无奈。



本报见习记者 王晓莹 编译

## 150名“稻草人居民”

现年65岁的绫野月见是名顷村的居民，算是全村35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她原先和丈夫、孩子住在大阪。2002年，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她搬回自己的老家——这个地势崎岖的偏僻山村居住。少小离家老大回，绫野月见印象中的村子却完全变了样。

名顷村位于日本南部，“在我的童年时代，这里有一个人公司，村子里还住着几百人。”可现如今，大多数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外出工作；留在村里的老年人也慢慢因年老去世，全村只剩下35人。

在这里，时间似乎冻结了，村子好像已经被全世界抛弃。村里只有一条街道，但街上空无一人，商店和家家户户都是大门紧闭。

安顿下来后，绫野月见撒下一些种子，准备

# 她打造了 “稻草人村”



绫野月见和她制作的稻草人。

务农。因为担心乌鸦把种子吃掉，她按照父亲的模样做了个稻草人，驱赶鸟类。由此，她萌生了用稻草人重现村子繁华景象的念头。在接下来的13年间，她陆陆续续地制作了350个稻草人，为他们穿上衣服，放置在村里的每个角落。

目前，村子里拥有150名“稻草人居民”，是全村实际人口的四五倍。谷歌全景地图上甚至能看到，村子入口处坐着一个穿紫色衣服的稻草人，旁边不远处站着一个红衣黑裤、头戴白色宽边帽的稻草人，格外引人注目。

## 它们带来了回忆

制作一个稻草人，大约要费时两天。绫野月见先做好头部，用针线描绘出丰富的面部表情，用铁丝做成眼镜框；随后把废旧报纸满满当当地塞进木质框架里，做成躯干和四肢；最后按照真人的穿着打扮，给稻草人穿上衣服、裙子、运动鞋等，有时再戴上帽子，一位新的“居民”就诞生了。

不过，虽然这些稻草人居民一个个栩栩如生，但常年在外面经受风吹日晒，他们的“保质期”也有限，每隔三年左右，绫野月见就得重新做一个。

她亲手缝制的稻草人散布在村子里，有爬在栅栏上玩耍的儿童，有斜靠在木桩上的青少年，有在田地里耕种的农夫，还有午后坐在桌旁休憩的老人。

“那位老太太以前喜欢出门聊天、喝茶，那位老人喜欢喝清酒、讲故事。这些都让我想到曾经的旧日时光，好像他们还是好好地活着一样。”绫野月见很贴心地按照这些人生前喜爱的生活方式，制作他们的日常动态，摆放在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当我为去世的人制作稻草人时，我会想起他们生前健康的模样。这些稻草人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今年68岁的铃木修是名顷村的居民，他说不少人拜托绫野月见为自己去世的亲人做稻草人。“对那些祖父母去世的人来说，这些稻草人带来了回忆。”

## 活到老就做到老

因为人口剧减，学生太少，连学校也关闭了。绫野月见制作了稻草人老师和学生，这些“学生”有的在教室里认真听讲，有的站在走廊里三五成群，有的在操场上你追我赶，但无论怎么逼真，当年年轻人集聚的盛况已经一去不返。

“我不喜欢做诡异的布娃娃，但这些稻草人却能和村子的风景融为一体。”绫野月见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些人偶，有人可能会被吓到，因为他们看起来太过真实。”

这些真人大小的稻草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居民档案”。在绫野月见家附近的一间小屋内，游客可以随意翻阅浏览他们的档案记录。有一块布告牌上写着：“我们可不是一般的稻草人，大家都有真名实姓，性格各异，人生经历不同，有案可查。”

“说不定哪天，全村会只剩我一个人。但我并不觉得逐渐走向死亡是件可怕的事儿。”绫野月见说，她现在每月去一次附近的德岛县，教那里的家庭主妇和年轻人制作人偶。在路上，她会在副驾驶上放一个稻草人青年。“今后只要我做得动，就会一直做下去。”

## 日本乡村消亡的缩影

实际上，名顷村的人口剧减和逐渐衰落只是日本10091个类似村庄中的一个。自二战以来，日本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年轻人纷纷抛弃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涌入五光十色的城市，在工厂和服务业中寻求工作机会，把家里的老人留在农田中。与农村相比，日本的大城市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首都东京的人口超过了3700万，大阪和神户的人口加起来也有1150万，这三个城市中的居民数占到日本2.7亿总人口的近40%。在日本其他大城市，也有近1000万人分布。如此算来，农村的留守人口已经寥寥无几，务农人口大多都是老年人。这也成为日本农业一直以来面临的巨大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来，绫野月见重新赋予了村庄活力，时间仿佛凝固于此，曾经离开的人似乎又回到了故乡，但是，“稻草人村”的名头只是暂时为名顷村增添了些“人气”，等游客散尽，老人去世，或许这个村子也会无可奈何地衰落、消亡。